閒情偶寄

閒情偶寄序

周禮一書本言王道逈上自井田軍國之大下至酒漿屝屨之細瑣不纖悉具備位置得宜故曰王道本乎人情然王莽一用

之於漢而敗王安石再用之於宋而又敗者其故何哉蓋以莽與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用周禮固敗不用周禮亦敗周禮不幸爲兩人所用用周禮之過而

非周禮之過也蘇明允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古今來大勳業眞文章總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虛誕之事則譸張爲

㓜獪獝之辭。其切於男女飲食日用平常者。蓋已希矣。余讀李子笠翁閑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閑情賦。其間爲領。爲帶。爲席。爲履。爲黛。爲澤。爲影。

爲燭爲扇爲桐纏綿婉孌聊一寄其閑情而萬慮之存八表之慰即於此可類推焉今李子偶寄之書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雲之表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

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其言近其旨遠。其取情多而用物閎。漻漻乎。纚纚乎。汶者讀之曠。僚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

巧愁者讀之忭且舞病者讀之
霍然興此非李子偶寄之書而
天下雅人韻士家弦戶誦之書
也吾知此書出將不脛而走百
濟之使維舟而求雞林之賈輦

金而購矣。而世之腐儒。猶謂李子不爲經國之大業。而爲破道之小言者。余應之曰。唯唯否否。昔謝文靖高臥東山。繫天下蒼生之望。而遊必攜妓。墅則圍碁。

謝玄破賊。桓沖初憂之。郗超曰。玄必能破賊。吾嘗共事桓公府。履屐間皆得其用。是以知之。白香山道風雅量。爲世所欽。而謝好陳結。紫綃菱角。驚破霓裳羽

衣之曲。罷刑部侍郎時。得臧獲之習篪磬弦歌者。指百以歸。蘇文忠秉心剛正。不立異不詭隨。而琴操朝雲。螭頭鵲尾。有每聞清歌。輙與奈何之。致韓昌黎開

雲驅鍔師表朝廷而每當賔客之會輙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故古今來能建大勳業作眞文章者必有超世絕俗之情磊落嶔崎之韻如文靖諸公是也今

李子以雅澹之才。巧妙之思。經營慘淡。締造周詳。卽經國之大業。何遽不在是。而豈破道之小言也哉。往余年少馳聲。自命江左風流。選妓塡詞。吹簫踏屧。曾

以一曲之狂歌廻兩行之紅粉而今老矣不復爲矣獨是寘心高寄千載相關深惡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之閒情作賦讀李子之書又未

免兒獵心喜也王右軍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余雖頹然自放倘遇洞房綺疏交鼓緪瑟宮商迭奏竹肉競陳猶當支頤鄣袖傾耳而聽之

旹

康熙辛亥立秋日建鄴弟余懷

無懷氏譔

閒情偶寄總目

凡例七則 四期 三戒

一期點綴太平

聖主當陽力崇文教

廟堂既陳詩賦草野合奏風謠所謂上行而下效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筆墨迺治亂均需之物亂則以之削平反側治則以之點綴太平方今海甸澄淸太平有象正文人點綴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所言八事要一事不

新所著萬言無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應有一二未睹之事未聞之言以擴耳目猶之美廈告成非殘朱剩碧所能塗飾榱楹者也草莽微臣敢辭粉藻之力

一期崇尚儉朴

創立新制最忌導人以奢奢則貧者難行而使富貴之家日流于侈是敗壞風俗之書非扶持名教之書也是集惟演習聲容二種爲顯者陶

情之事欲儉不能。奢亦節去靡費之半。其餘如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諸部皆寓節儉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繩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貧無卓錐者亦可行。蓋緣身處極貧之地。知物力之最艱。謬謂天下之貧皆同于我。我所不欲勿施于人。故不覺其言之似吝也。然靡蕩世風或反因之有裨。

一期規正風俗

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則以喜新而尚異也新異不詭于法但須新之有道異之有方有道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變無方之異庶彼樂于從事而吾點綴太平之念爲不虛矣是集所載皆極新極異之談然無一不軌于正道其可告無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風俗之靡猶于人心之壞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為心而又不標勸懲之目名曰閒情偶寄者慮人目為莊論而避之也勸懲之語下半居多前數帙俱談風雅正論不載于始而麗于終者冀人由雅及莊漸入漸深而不覺其可畏也勸懲之

意絕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謂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也實具婆心非同客邸耳今奇士當共諒之

一戒剽竊陳言

不佞半世摸觚不攘他人一字竊竊自愧者有之誕妄貽訕者有之至于勦窠襲臼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欺而海

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然從前雜刻新新則新矣猶是一歲一生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愛枯則可焚木即不堪爲棟爲梁幾欲刈而薪之則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則爲作生之草即其既陳既腐猶可比于不忍爲薪之木以其可斵可雕而適于用也以較鄴架名編則不足以角奚囊舊著則有餘閱是編者請由始迄終驗其是新是舊如

覓得一語爲他書所現載人口所既言者則作者非他即武庫之穿窬詞場之大盜也

一戒網羅舊集

數十年來述作名家皆有著書捷徑以隻字片言之少可釀爲連篇纍牘之繁如有連篇纍牘之繁即可變爲汗牛充棟之富何也以其襲作新言綴于簡首隨集古今名論附而益之如說天文即纂天文所有諸往事及前人所作諸詞

賦以實之地理亦發人物鳥獸草木諸類盡發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眞良法也鄙見則謂著則成著述則成述不應首鼠二端寧捉襟肘以露貧不借裘馬以彰富有則還吾故有無則安其本無不載舊本之一言以補新書之偶缺不借前人之隻字以誣後事之不經觀者于諸項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責備此新耳目之書非備考核之書也

一戒支離補湊

有怪此書立法未備者謂既有心作古當使物物盡有成規胡一類之中止言數事予應之曰醫貴專門忌其雜也雜則有驗有不驗矣史貴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其能者以示能缺缺斯可信備則開天下後世之疑矣使如子言而求諸事皆備一物不遺則支離補湊之病見人將疑其可疑而併疑其可信是使良法

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誤之也予以一人而僭陳八事由詞曲演習以及種植頤養雖曰多能鄙事賤者之常然猶自病其太雜終不得比于專門之醫奈何欲舉星相醫卜堪輿日者之事而並責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止有六種至飲饌種植二部之所言者不盡是法多以評論間之寧以支離二字立論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誤天下之人也然自謂

立論之長。猶勝于立法。請質之海內名公。果能免于支離之誚否。

湖上笠翁李漁識

閒情偶寄一卷目次

詞曲部

結構第一　計七款

閒情偶寄卷之一

湖上笠翁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舒陶長 仝訂

詞曲部

結構第一

填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覺愈于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雖戲具。猶賢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塡詞雖小道。不又賢

于博奕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名。否則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爲文僅稱點鬼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塡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事者。請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塡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廂琵琶。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甫

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況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填詞而得名者也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

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二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饗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絕唱其故維何止

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即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載之于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于塡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

篇不能返竟收鬼談眞則易說夢爲難非不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異誠難誠爲不可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塡詞之學節節皆如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麤者亦置弗道乎一則爲塡詞之理變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塡生旦之詞貴于莊雅製淨丑之曲務帶詼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旦反覺莊雅爲非作迂腐不情之淨丑轉以詼諧爲忌諸如此

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拘
方之作者是以寧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
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
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于人相
傳于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
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
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
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獨肯傳人
使家家製曲戶戶塡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

吳梅村必真金不畏火。凡應此自必其金質有[illegible]

春徧世淘金逐玉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覺褦襶在前且使周郎漸出顧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無可藏拙是自爲后羿而教出無數逄蒙環執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做前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

之仍不失爲起予之高足類我者我友之亦不媿爲攻玉之他山特此爲心遂不覺以生平底裏和盤托出併前人已傳之書亦爲取長棄短別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論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爲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趨者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噫元人可作當必貫予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塍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宮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本昭然前人呼製曲爲填詞填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見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橫流蕩之至於引商刻羽戛玉敲金雖曰神而明

濃麗京云此等妙粉惟心花筆花合而為了開成並蒂者能之

之匪刊吉粉亦由兔器一而孫自然蓋道字成法之化境也至于結搆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擁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為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其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為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

批人卽具此錄心亦不苦處此□□

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于前者不便于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

尤展成云此論伶名不頭勝打出塞儲諸界矣

詞采似屬可緩而亦當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即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爲藝士師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龜年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者此類是也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

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為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為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為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為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為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

余諸心云文人筆舌者諸心腸道欲以

說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抵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讐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

知詞作
人士感
想紹衣

長成人
[illegible]

於是文
人輕薄

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
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
則不可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于
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
琶二字有四王字冒于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
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
撰爲倒峽之詞使人人讚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
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

言簡能云然名必由實德千古至論有功名教不淺

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厠于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為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為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埒誓詞于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

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于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如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為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為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逋陰罰此種血忱業已沁入棃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

以罰茲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年將六十郎旦夕就木不爲殀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尚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場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待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于人

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徉狂自肆于筆墨之林哉吾于發端之始即以諷刺戒人且若囂囂自鳴得意者乎敢故作夜郎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真誰無恩怨誰乏牢騷以填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現身說法蓋為此耳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媿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

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太公之疏財仗義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于作合鶯鶯之敢于失身與鄭恒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即作西廂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

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斷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却走也此語未經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脫窠臼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于塡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

丘東云：窠臼有不之言日湯之盤銘將來修身作文則是一理。

非特前人所作，於今為舊，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為新，即知已見之為舊矣。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填詞之家，務解傳奇二字。欲為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徒作效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於西施，止為效顰

于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卽勸之捧心知不屑矣吾謂塡詞之難莫難于洗滌窠臼而塡詞之陋亦莫陋于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衆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卽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廂以前別有跳牆之張珙琵琶以上另有剪髮之趙五娘乎若是

則何以原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窠臼不脫難語塡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

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于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長全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疎者莫過于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于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髮乃作者自爲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疎財仗義之

木癡仙云余向讀琵琶曾作此論不意被笠翁拈出前堪折服試

張大公在受人之託必能終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髮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大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沒了虧太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難勢逼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恒言人人可道獨

一經拈破便覺儒俗則蔡復生何詞以對

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難也觀此二語不似懟怨大公之詞乎然此猶屬背後私言或可免于照顧迨其哭倒在地大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柰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沒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殯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大公于何地乎且大公之相賚尚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大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此等詞曲幸而

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于讐古既爲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即舉元人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况其他乎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請舉所長以蓋短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歡悅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並舉其略然傳奇一事也其中義

理分為三項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于後止為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

陸麗京云說得分透可得樂出今粉誤暨因之

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腳色止此數人便換千百箇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換不換與其忽張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荊劉拜殺之勢矣

戒荒唐

尤展成云昔人傳奇今則傳怪於笠翁此論真斬蛟手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于稽考狗馬為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謫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傳奇獨工于為此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為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即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尚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于廟堂矧辟謬崇真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于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

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為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為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盡有

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勝于先輩者卽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于貞婦懲無甚于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毀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矢貞之婦竟有刲腸剖腹自塗肝腦于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談笑而終其身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妒婦制夫之條自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扑臀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怒于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

王安節曰。古今人情世故。總以翻案見奇。刑于之化。倒行逆施。其一端也。

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攝于不怒之威自遣其妾而歸化者豈非閨闈以內便宥日異月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塡詞製曲之用者也與前人已見之事盡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于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蘊繡之腸製爲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豔之詞而竟忘其爲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爲最上一乘予嘗顧慕焉而

末之謎也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

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為善之劇率同于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為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于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別雜劇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

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
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
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載籍班班可考創一
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
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
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旣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
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
人填古事難古人填古事猶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
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于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

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詞采第二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入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以但見其美曲文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尚有踴躍于前懈弛于後不得已而爲狗尾貂續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旣

有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錄無一部而刪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數折可取而挈帶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帶全折使瓦缶與金石齊鳴者職是故也予謂既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真閨女之刺繡一筆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即防花鳥變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

字則不媿塡詞之名無論必傳卽傳之千萬年亦非僥倖而得者矣吾於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麤俗宜蘊藉而忌

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詞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即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

以驚夢尋夢二折對子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綫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見以起興則瞥見遊絲不妨直說何須曲而又曲由晴絲而說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綫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

餘侍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如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搧。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荅兒壓黃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診祟曲云。看你春歸

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知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箇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覷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顏回憶女曲云他老天昏沒處把老根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眞曲云如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嚏似天花唾動夌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

本氣也若論塡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
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
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
之中至于形之筆端落于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
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
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
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
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
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

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即欲不爲紈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塡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因作者逐句湊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留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

余澹心云微妙語從楞嚴經中悉悟得來

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且俱滿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填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連即于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笋伏于其中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于絡成之後纔知作者之精此言機之不可少也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當以板腐為戒即談忠孝節義

羅仙云是湯許與傳借

與說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為狂寓哭于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辨說良知二字一愚人訊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詞則離合悲歡嘻笑怒罵無一語一字不帶機趣而行矣予又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假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從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說話行文即知之矣說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

此關棙。立翁之丁處裘呼矣

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即可以塡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別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塡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鬭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夙根無一不本天授然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喫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浮泛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

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旦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舂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旦作梅香亦須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幽閨記之陀滿興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遥觀巡捕卒都是棒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

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于此者有當用于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其人

塡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塡詞若矣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于李四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盡

是春夏止分別于秋冬善塡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觀花等曲見其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好算得五分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儘多不從此劇始也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說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說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强人以

所不能是塞塡詞之路也予日不然作文之事貴于專一專則生巧散乃入愚專則易于奏工散者難于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說起詠花既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畏轉推敲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就本人生發自有欲為之事自有待說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牕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

七篇總下之一篇二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千人之幟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別題可做只得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填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填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

則俗語云說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填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別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設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卽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爲與讀書人不讀書

陸梯霞云。爲人語三字。剖出聖歎心肝。立言之意。端的如此。

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作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爲小說者。人曰。文士之作傳奇。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子何見。予曰。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